

關  
安

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

No 123

關  
安

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

No 125

4000 C-35

Siu Koang-k'i (徐光啟) 1562-1633

# ERRORUM REFUTATIO

editio 5a

---

上海  
主教  
惠

重  
准

天主  
降生  
一千  
九百  
三十  
五年

第  
五  
版

闢釋氏諸妄目錄

一曰破獄之妄

二曰施食之妄

三曰無主孤魂血湖之妄

四曰燒紙之妄

五曰持咒之妄

六曰輪迴之妄

七曰念佛之妄

八曰禪宗之妄

一

二

三

六

十

十二

十五

十七

闢釋氏諸妄

上海徐光啟撰

釋氏不知人魂歸於何所，創爲破獄施食燒紙等說，以誘愚蠢，誕妄鄙淺，齊東野人，本無足辨；然習俗久矣，賢者不免，姑爲拈出一二義，砥柱狂瀾，庶江河猶知返乎？

一曰破獄之妄

夫地獄以爲有耶？無耶？無，則罪人原自不入，可以不破；有，則爲大主所設，堅於鐵圍，乃困苦冥魂者，竟爲無賴凡流，念數番言，獄破魂走，有是理乎？且破獄時止放一魂乎？抑概放眾魂乎？如止放一魂，是眾魂造罪，一魂獨以情面幸免，非平等觀，何以服眾魂耶？法網偏私，先自主獄者始矣，此不可

之大者。若佛法廣大慈悲，眾魂皆放，則一人破獄，眾魂得以幸免，獄止待一人破足矣。地獄可以不設矣！且使念動真言地獄卽破，則人之權反重於大主！雖極惡人，有錢者，皆能修齋破獄；雖極善人，無錢者，難以設供，召僧必如所云，是地獄亦有錢得生，無錢得死也。冥魂日鬧於泉壤，坤維不寧矣，此破獄之最妄者矣。

二曰施食之妄

佛氏以爲「念咒設供，則遠近冥魂齊來赴會。」夫既有地獄以禁冥魂矣；而主之者，又云爲地藏王菩薩，與十殿閻君矣；當聽咒時，獄主開門，不分輕重，不問姓名，令其一齊爭出乎？抑挨次點名，令其魚貫有序乎？若魚貫有序，則施食已完，各點不盡；若一齊爭出，則冥主無從稽考。就使一齊得出，還令一鬼押一魂乎？抑任其飄蕩，使之自去自來乎？若任其飄蕩自去，又復自

來，冥魂無此痴蠢之理；若一鬼必押一魂，則安得許多空閑獄卒耶？且東家之齋事未完，西家之齋事又起，倘赴東不赴西，魂爲揀擇取舍；而東應西不應，咒又爲有靈有不靈；如凡施食之地皆赴，則魂終年在世，饗用優游，爲極樂場，而地獄中獨一幽冥教主，地藏王菩薩，與十殿閻君，相對守空獄而已矣。地獄之設，不滋多事乎？大主設之，而佛氏廢之，是庶人有靈而天子無權也，此施食之妄也。

### 三曰無主孤魂血湖之妄

釋氏又云：「我所召請者，非冥司魂，乃無主魂；有百千不等之死，有百千不等之魂，皆屬在外孤魂野鬼，不受獄收。」豈地獄中別有他魂，爲有主之魂，而地獄外盡不收之魂，爲無主乎？豈外鬼可施以食，而獄鬼獨不可施以食乎？且人已死，其魂或升天堂，或入地獄，豈能自由？安有無主閑散孤魂，飄

忽流浪，在天地中間乎？

人死，雖子孫滿前，其魂自孤；福也，禍也，總由不得自己，又求不得他人，是謂無主孤魂；豈可以客死者爲無主，以家死者爲有主乎？季札所謂魂氣無不之者，何謂乎？

又以有後者爲有主，無後者爲無主，寇萊公、王孝先、鄧伯道輩皆無子，皆無主孤魂乎？

魂與人，生死異路，原無不孤之魂；雖常平四十萬，一日偕死之魂，亦自家心性，自家知耳，總是孤魂，然總聽上主賞罰。蓋天命謂性，無分人鬼，皆天主作主，豈得以孤魂謂之無主哉？故謂有主孤魂可也，謂無主孤魂不可也。

主謂上主，原非人主；卽入地獄者，亦路際弗爾爲主，而不由人所主也。



若人可爲主，則人子燃一香，設一供，皆可呼之卽來；上不由，上主，下不由冥司，又不借重僧道念咒矣。

且念咒時云：「萬里孤魂一時俱至，」吾恐一日之間，有東家齋事，復有西家齋事，徧天下施食處所無算，則此孤魂終年在世，享用逍遙，爲極樂場，而地獄中魂，嗷嗷受餒，反爲無主者矣；不若在外之孤魂野鬼矣；何德於在外孤魂，而絕恩於在內諸魂乎？此必無之事，愚僧妄僭主權，不知當入何等地獄！

至若血湖地獄，更屬悖誕。設產婦血污有罪，則上主不該令產婦生人，以生產爲陷阱，害天下萬世婦人矣，有是理乎？

況婦人之血，在上爲乳汁，在下爲月經，言其月月依期而至；愆期曰病，豈婦人所喜有者？惟受孕以經盡包含而成，天施地生之道也，若無精血交媾，

不能成胎，又豈婦人所喜無者？子在母腹九月，必資血而長，臨產必俟血行而生，無血則兒不下；是知此血爲生人之至寶，無血則成乾血癆矣，烏得云罪耶？

據佛所云：「衆生艱嗣，念我求我，卽生男女。」旣生男女矣，是佛之靈生之也，佛之靈旣生無罪之男女，何乃貽有罪於父母？不幾父母之求男女者，反自求加其罪乎？多一男女，深一血湖，是以男女爲餌，而以血湖爲阱也。佛經旣免血湖，則不必自造血湖；佛力不能造血湖，又不能免血湖，是狐狸埋之而狐搢之，是不亦自相攻擊之大誕乎？良可笑矣！此等皆不必辯，亦不必多辯，明者自解之。

四曰燒紙之妄

自古祀典，惟用牲醴；祀天地山川諸神，不過牲牢圭璧幣帛止耳；未有焚

化冥錢，如今人用金銀鏤錠，鑿楮爲錢，又彩畫圖像，火焚爲敬者也。

嗚呼！塵世貪財，爲衣食計耳；天卜神明，無求不得，至公無私，何用衣食？何用假錢紙灰，以買衣食乎？豈人見爲紙灰，而鬼神反見爲真錢乎？若果見爲真錢，是鬼神由人兒戲，不必燒紙矣；若不見爲真錢，止見紙灰，則鬼神怒人兒戲，又不敢燒紙矣。

況彩畫圖像，指爲此係某神，彼係某神，付於炬火烈焰中，立成飛灰，不知神有何罪，必欲焚其尸，揚其灰乎？如謂神不在此，則不必焚；如謂神果在此，則不敢焚；人子雖極悖逆，極頑冥，未有焚祖宗遺像爲孝者，何獨繪神像而焚之爲敬乎？神如有靈，吾知其必加重罰矣。

至於楮錢金錢鏤，當其未焚，不過紙耳；豈旣焚乃有大能，變爲真錢真金銀乎？卽真金銀，天神亦無所用，況假灰乎？且錢法歷代之制不同，各國之式

又異，何獨以楮錢而歷代各國守之如一乎？則亦不究其源矣！

自古作俑，設衣裳，制明器，始有焚帛之禮，意生者曾用此，死或不廢此耳。至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，以王璵爲祠祭使，因物力不給，始改帛用紙爲錢以祭。夫以楮爲帛，矯誣甚矣，況又以爲錢乎？如楮果可爲錢，玄宗以前鬼神俱無錢用矣；如楮不可爲錢，又何取塵世之造爲欺罔，污穢神明耶？吾誰欺？欺天乎？然楮起自蔡倫，則秦以前且無楮矣；太公造九府泉法，則周以前並無錢矣；無楮則無紙錢，並無金銀鏤；鬼神何幸富於王璵？旣生以後，何不幸貧於王璵？未生以前耶？何幸以正直無私，潔於王璵？未生以前，何不幸賄賂賊私，污於王璵？旣生以後耶？

今乃各山進香，以焚化錢紙多寡爲厚薄，而釋氏又演出「預修寄庫」等誣說，以誘人死後地獄用度之費。夫預修者，生前先備，以待死後去用也；

寄庫者，將楮帛作爲金銀鏤錢衣飾冥資等物，焚之以寄於地獄之庫也。云地獄者，比之監牢也；監牢，犯罪者萬不得已而入之，欲求出而不可得；世間焉有人不犯罪，而先將銀錢買監牢去坐乎？若此，則雖至愚至痴之人，決所不爲，而況設預修寄庫，而買地獄永久之殃乎？且也，人獨不思欽崇天主，爲善向上，死後歸於天堂，反溺於惡，而預爲焚修，甘心下地獄也！

又言「祖宗父母，藉此追薦以爲超生出獄」，殊不知祖父等去世多年，善惡賞罰，天主已定之矣；而若子及孫，焚修於世世代代，忍擬祖父永處於地獄，孝乎不孝乎？又謂「少冥司錢若干，以在世焚化錢紙多寡爲貧富」，「總屬欺上主，無敬忌，名爲事神，實係侮神；名爲事祖，實係瀆祖；吾不知此輩當得何報矣！」

今而後燒神像於空中，不如存主像於心內；焚楮錢於冥漠，不如修實

德於身心，常存熱愛，勿致灰冷，便是日夜燒真金銀耳。

五曰持咒之妄

釋氏以「咒爲佛氏真言，持誦千萬遍，隨求卽得」，是以有諸佛菩薩等咒，而今之準提咒，徧天下矣。此佛方曰持我咒，可以求官位得官位，求男女得男女；彼佛又曰持我咒，可以求官位得官位，求男女得男女；果諸佛菩薩自與之乎？抑代祈？上主轉與之乎？若說自與，則諸佛菩薩亦父精母血所生，與人類等，原無禍福之權；若代祈，上主轉與，則人或可自祈，何勞諸佛菩薩？僕僕作通事作稟事吏耶？且呼此名，則此去稟某事；呼彼名，則彼又去稟某事；則彼菩薩何異獻媚小人，望尊長顏色，聽尊長聲音，一呼百諾者耶？設使持咒，可以與男女富貴；未知各佛菩薩與各樣之男女富貴乎？抑與一樣之男女富貴乎？如有各樣，則官上加官，子外添子，一持咒而人不可勝

用矣！如係一樣，則男女富貴無有差異；誦一佛咒，而彼佛不能加於此佛之外，又不必政出多門矣。

且諸佛菩薩，方聽此人呼喚，又聽彼人呼喚，方代此人祈求，又代彼人祈求，惟恐以人不驗，則自家沒趣，以多寡爲強弱，持誦有炎涼；及持誦既熟，茫無效驗，始諉曰：爾心未誠，誦未久，迨誠矣，久矣，終不驗，又曰：前世多愆，宜持至來世，以期後效。夫佛咒果靈，則一語亦效；如朝廷頒旨，只在一字一句，無不奉行；若其不效，如乞兒蓮花落，終日叫街何益乎？是以舉世持誦而貧苦孤子如故也。未有在世爲人，無一權柄，死而爲鬼，乃爲千里眼，順風耳，鬧聚傳送，探人意向，爲人奔走，無頃刻暇，且隨禱卽應者。

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，各有定限；而佛咒必敢於逆天以破此限，何異天王已封建厥國，一夥賣茶傭相，噓曰：不必天王，但念我小張、小李，便爾公爾侯；

不大可笑乎？

且咒盡胡言黑語，不可譌譯，捏爲肉髻湧出，此卽獅行者之毫毛變化也，醜矣！

或曰某富貴人，亦曾持咒。曰：不知是人，或有微善，不歸功於上主，而歸功於佛，是逆子承父之產，而拜隣丐爲生身也。其罪莫贖矣！作善降祥，積善餘慶，此咒當持，請思之。

六曰輪迴之妄

釋氏所云輪迴，以爲舊靈魂乎？以爲新靈魂乎？若係舊靈魂，則是靈魂有數也；今日之人，必用當日之魂也；上主何巧於造初生之魂，而拙於造後生之魂耶？魂既有輪迴矣，無論大者，卽食一魚，而永世之業報不盡；如蝦蟹蚊蚋，種種多命，咸來索取償報，不百年而人類盡矣，胥化爲四生六道矣！何



三代以後之人，日新月盛，不可窮詰，億萬多於上古之人耶？若係新靈魂，則上主全能，可以隨時賦畀，後來之人，自不借資上古之魂矣；父精母血，人類猶可以傳新肉身，而上主爲大哉乾元，至哉坤元，豈不能造新靈魂耶？既可以造新靈魂，則此身必不借資彼魂矣。

人死，而魂受應得之賞罰，則一魂之事已畢；而新生之人，自有新魂，猶肉身新生，不得指是既朽之肉身；有形之肉身，且不相貸，而況無形之靈魂，反相貸乎？

如謂肉身雖多，靈魂不再，則魂既化爲異類矣，又將何魂以爲人乎？若魂止於變遷流浪，輪迴爲人，又不得有魂輪迴以爲四生六道矣。卽人之輪迴復轉生爲人，將父或爲子，母或爲妻，皆天心所不忍；倘謂轉爲異類，則人子將食親肉，而寢親皮，乃桀紂所不爲，而至慈。上主，令人爲之乎？蓋人之魂，

與四生六道之魂，靈蠢原殊，孟子所謂犬之性，不猶牛性；牛之性，不猶人性者也。

或曰：人無輪迴，何以有富貴貧賤之不同？曰：世人有富貴貧賤之不同，比如人身，有首有足；如只有首而無手足，任其勞，大小便出其穢，不成人矣；世界止有一天而無地，何以載？天止有一日，而無星月雲露，何以覆？人世止有一君，而無百工伎藝，何以使？孟子謂無君子，莫治野人；無野人，莫養君子；天下之通義也，不關前世輪迴也。作善認主，雖貧賤亦得升天；作惡悖主，雖富貴亦應墮獄。長江後浪催前浪，豈浪亦有輪迴乎哉？

朱子謂輪迴之說，止可以愚傭夫爨婢；不意今士君子反信之，妄指因果，謂某人曾說前世事，以訛傳訛，茫無實據；設億萬中偶然有一，亦誕魔暫時附會，久則如夢，不足爲信；故輪迴之說，人所必無者也。

人且無輪迴，則四生六道更無輪迴矣，性可得而殺，人可得而養。恐懼修省，及時寡過，以爲歸根復命之地，西儒另有專書備論，不暇詳說也。

### 七曰念佛之妄

釋氏勸人「修淨土，念南無阿彌陀佛」，徑往西方，卽得蓮花化生，爲橫出三界。夫阿彌陀佛，以爲人耶？神耶？理耶？如爲人，則父精母血等耳，卽與伏羲神農堯舜相類，亦無變化生死之權。如爲神，則風雲雷雨之司，與社稷山川之吏，皆奉 上主，各勤厥職，察人間修省善惡，功罪大小，一稟 主命，以行賞罰，未有敢自翊一境土，自栽一蓮花，以爲諸魂投胎化魄之所；無論不敢，抑無此能。如爲理，則彼言阿彌陀佛，此譯無量壽覺，文言無量壽覺，卽俗言常遠明白之謂也。南無，譯言皈依，卽俗言投順也。夫投順常遠明白，未指常遠明白者何事？旣然心明，則不必口念；旣然口念，則心終不明；所謂知者

不言，言者不知也；念者不明，明者不念也。

若說念佛爲念想之念，非口念也。念旣在佛矣，虛無渺茫，妄思幻理，有何實據？誰引冥魂，赴於蓮花池上耶？

若以爲因想成像，如俗傳趙子昂好畫馬，現馬形之類；則人之貴於異類者，以其有靈魂也；異類之賤於人生者，以其無靈魂也；若人生於蓮花，是以無知生有知，以極賤生極貴矣！試觀中國桃樹不能李花，池藕不能結他果，而蓮花乃能生人乎？如謂蓮花爲出水不染，借喻清淨之義，則化生爲誕妄不實；如謂蓮花實能化生，甚於莊子程生馬，馬生人，怪誕不經極矣！且是蓮花以金鐵作莖鬚乎？不然，則擎托人身不起。抑人身以蝶粉爲軀殼乎？不然，則棲住蓮花不安。又不知自蓮花生出後，如嬰辭母胎，亦躍出池外，另尋安樂窩乎？或永世如桎梏枷鎖，生根在蓮花上，而不能去乎？則亦何取生於蓮

花乎？伊尹之生於空桑也，儒者不信，指空桑爲地名；何獨信蓮花生人乎？

且釋氏以蓮爲貴耶？人爲貴耶？若以蓮爲貴，則以蓮花生蓮花，足矣；若以人爲貴，何不生於淨胎之人，而必生於無情之花耶？釋氏著妙法蓮花經，彼地止見一蓮花耳，此無異遼東豕，而指爲人類轉生之地乎？

夫人身死後，止有天堂地獄兩途；大地圓球外，原無西方極樂世界；性從主賦，則主是本根，當欽崇弗替，自可歸根復命，非佛能操其權也。佛生乃人也，死下地獄也，毋勞妄念也。

#### 八曰禪宗之妄

釋氏以「明心見性，卽成佛道」，而明心見性，不出禪宗兩門；禪屬詳解，宗由立悟；掉唇搖舌，惑世誣民！彼於心性，無論不見不明；卽見矣明矣，知而不行，有何干涉？况離根本乎？

先儒謂佛氏知性，不知有天命之性，故言性不言天。又言「天上天下，惟我獨尊」；又言「清淨法身，忽生山河大地」；此非知性者之言也。如果知性，敢爲怪誕罪妄至此乎？彼既見性矣，高僧見性者，代不乏人，曾能隨意生一蟻乎？起一丘乎？極小不能，而又動稱山河大地乎？且不知大地無須彌山，而妄稱三十三天，三千大千世界乎？

談禪者窮年累世，講經說偈，總如捉風捕影，性不能窺，不得已逃而爲宗；不用文字，喝棒交作，立地成佛。如庭前栢樹子，狗子有佛性等，是賤性也。以人而同於動植，又賤佛也。至青州布衫十六斤，天王殿後乾屎橛，又死性也。以人而淪於臭腐，又死佛也。

或曰：非也，借此明心見性耳。余更曰：非也；董子謂道之大原出於天，不求之於歸根復命，生天生地，生人生物之真宰，而瑣瑣計竹頭木屑，認爲大哉。

乾元萬物資始，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者，我可以安身立命乎？不幾莊子所謂道在瓦礫，道在尿溺之餘唾乎？

且有見性之後，可以毀律破戒；如羅什吞針，誌公啗鴿；鬼怪狂誕，尤屬可笑！甚有瑣骨菩薩，甘爲妓女觀世音三十二應，乃現異類身而爲說法；此於存心養性，殫壽不貳之旨，有當萬一乎？

夫禪不得而逃之宗，宗不得而求之戒；瑣屑鄙細，俱非戒慎恐懼大體。卽如齋之一端，原爲克己滅嗜，或節食，或蔬食，皆非禮勿視，勿聽，勿言，勿動之大旨。卽蔬食菜羹瓜祭，亦爲報本追遠，非鬼神果食氣也；氣且不食，而况粗滓乎？奉戒禪和過午不食，謂過午係鬼食，讓於鬼也。夫鬼果食，原不勞人讓；人卽食，非奪自鬼糧；禪和子卽不食，而飯蔬自在也，不過省一餐米耳；未聞施貸貧乏也，而何爲讓於鬼食乎？且鬼無眼耳鼻舌腹臟腸胃，何從得食乎？

於鬼性且不知，而又何以見自己之性乎？而況於天命之性乎？

佛氏之傳迦葉也，曰：「法法本無法，無法法亦法，付汝無法時，法法何曾法。」此不過談空耳；豈知萬有根宗，爲造物主耶？又金剛經須菩提反覆云，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譯言無上正等正覺；亦浮淺無味，衍出許多詭譎神奇，世共尊爲至寶，總由不思耳。心經之觀自在菩薩，不知大主首楞嚴之諸觀，乃求於地水火風等，又不認大主理不關於實踐，行不定於一尊，東馳西鶩，恬不知妄，更不知羞，難逃主鑒矣！



24  
282993  
127